

## 序

敏慢兄爲路透社担任中國方面新聞的採訪和報道，已經有十多年。他的才智，不但爲國內同業所傾佩，而在國際間亦頗著聲譽。

他之所以成功，是因爲他具有特殊的新聞鼻和新聞眼。別人找不到的新聞，他能夠找到；別人寫不出的新聞，他能夠寫得出。這兩句話說出來雖然簡單，要做却很不容易。必須在新聞界熟過的朋友對這句話能深切的了解。

過去，他多半拿英文紀中國事情，很少機會用中文寫外國的事情。就他的才智而論所發揮者還不及一半，實在覺得可惜。

去年，他因路透社之召，由重慶到倫敦去。在他啓程之前銘德與他相約，請沿途替新民報寄一些通訊來。因爲在此大戰期間各方面的動態，莫不和中國息息相關；平常我們在報上見到的，只是外國人寫的一鱗半爪。外國人有外國人的看法，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看法。一鱗半爪只夠茶餘酒後的消遣閑談，系統的紀載才能澈底看得清楚。

很榮幸，承敏恆兄應允了我這個要求。於是他從出發起，到今年四月回來為止，前後後一共寫了三十封信。這些信，都陸續在重慶和成都的新民報上發表。

敏恆兄此行，正好趕上和我國訪英國一路，而且又碰到近代史上輝煌之開羅會議。因之，他雖然辛苦，卻從辛若中覓定了不能讓毀的地位，中國新聞記者的才智，使得舉世的新聞記者都刮目相看。

訪英團諸位先生，回國之後，有許多言論和記載報紙上發表；可是，官員看法是官員的看法，記者看法却是記者的看法，彼此互復大不相同。一個是供給官方的資料，另一個却是供給官方的資料。

爲了這種原因，更爲了新報讀者的要求，我們便將這三十封信，請敏恆兄重行加以整理，印做了單行本。

讀者如果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必然驚奇；爲什麼他能夠那樣幽默優美的寫英文；又能這樣幽默優美的寫中文；當然，這就是他的才智了。

此外還有：他雖然爲時透視服務，卻沒有片刻片刻忘記祖國。這一本書中有多少不平的記載，都寫得明明白白。所以在最後一行上，他看到了山城，祖國之陪都所在，他眼眶中不免含着一包淚水。這淚水就是愛兒見着熱土的淚水啊！

陳銘德 三十三年六月

## 前言

三十一年秋因事原有去英之決定，適因我訪英國定於十一月十八日去倫敦，及同行，經印度、伊拉克、埃及、北非、直布羅陀、葡萄牙、愛爾蘭、到倫敦。後隨訪英國去英國各地參觀彼邦戰時生產事業，留英約三月，再隨護航隊去西非，由西非乘飛機經法屬喀麥隆，赤道非洲，比屬剛果，英屬法尼亞，莫埃蘇瓦，埃及、波斯灣、印度、回重慶，出國時約半載，老友陳銘德先生曾代新民晚報寫通訊，旅途中所見聞以日記體裁寫稿，寄內子轉新民晚報，作家書亦作通訊，新民報加以整理出單行本，特此誌謝。

趙敏恆 三十三年六月一日

# 倫敦去來

趙敏著

序言	一
第一封信 月夜飛印	一
第二封信 加城景色	四
第三封信 波斯灣頭	六
第四封信 死海風光	〇
第五封信 開羅會議	三
第六封信 過直布港	七
第七封信 閒話倫敦	一
第八封信 倫敦巡禮	五
第九封信 報業概況	一

第十封信	酒店春	三六
第十一封信	戰時生活	四
第十二封信	工廠一瞥	五〇
第十三封信	紳士家庭	五九
第十四封信	廣播之宮	六三
第十五封信	海德公園	六六
第十六封信	轟炸大隊	六九
第十七封信	遊蘇格蘭	七三
第十八封信	船廠一瞥	七六
第十九封信	訪宣傳部	八一
第二十封信	廣播試音	八一
第二十一封信	談發稿事	八四
第二十二封信	狂炸十日	九〇
第二十三封信	護航大隊	九六
第二十四封信	黑人祖國	一〇三
第二十五封信		一〇六

第二十六封信	西井親榮	一一一
第二十七封信	奇風堂信	一一五
第二十八封信	四果森林	一二〇
第二十九封信	再過埃及	一二三
第三十封信	游子歸來	一二八

## 第一封信 月夜飛印

中國訪英團於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時，由重慶首都去渝，中國航空公司特爲訪英團預定機身前排八座，每座上並置有毛氈一條，王雪艇先生與杭立武先生坐在一排，王雲五先生溫源寧先生和我坐第二排，胡政之先生，李惟果先生坐第三排，英國大使館新聞專員華思先生坐在後面，飛機升空後，王雪艇先生看文件，杭立武先生和溫源寧先生看當天的路透社英文稿，王雲五先生看古詩，胡政之先生和李惟果先生看報，華思專員看小說。天氣惡劣，飛機在雲霧中飛行，我與王雲五先生，因係比鄰，時作閒談。彼稱該本古詩爲宋朝活字版，並謂中國有活字版當比德國古騰堡（外人稱爲世界發明活字版者）早三百年。最初用泥作活字版，後改用木刻，活字版比木刻優點在可自由選字，木版如有一二字刻壞，無法除去。王先生說古詩很近似白話詩，他很欣賞白話詩，談起白話詩來，王先生說他十九歲在上海中國公學教書，胡適之先生那時是十六歲，是王先生的學生。王先生說那時胡適之的中文英文都已很好，就是算學不行，我表示教員的好壞，對於學生的學業有很密切關係，王先生則信仰自修，說自修的好處是自己學習所得，絕對想不到。王先生自己就是完全自修而不靠進學校的一位，談到出版事業，王先生說定期

刊物百分之八十是賠本，書籍則不然，百分之八十可獲利，獲利的書籍不一定是小說，文言小說，近來已不受歡迎。

中途天氣轉佳，飛機在雲層上飛行，高度約一萬三千尺，各人有點頭暈，三位老前輩精神頗佳，李惟果先生和溫源寧先生則面色發青，王雪艇先生笑着說李惟果先生上飛機話多之下飛機話也多，就是一起飛就沒有聲音了。胡政之先生頭戴麻變帽，始終不除，大家笑着說這是胡先生的法寶，戴着可以不暈，飛機因風大速度大減，平時二個半小時，這次足足飛了三個半小時，六時半纔到昆明。在飛機場迎接的有外交部沈專員，聯大幾位教授，張希若、錢端升等參政員，沈專員去年歡迎英國訪華團，今年則歡迎訪英團，訪英國團員本擬去慰問××將軍的病狀，後因時間過晚，飛機師堅持必須起飛，不得不作罷，中航公司特在運輸機駕駛員招待所招待英團進晚餐，每菜均是美國貨，罐頭洋蕃茄湯，美國火腿，美國櫻桃、咖啡、牛油，應有盡有。席間王雪艇先生問聯大各教授：各位教授有何指教？大家都笑了，張希若先生問溫源寧先生有幾位小孩，溫先生說仍然是三個。張先生說沒有進步。溫先生反過來問張先生現有幾個小孩。張先生導說彼此彼此也是沒有進步，晚餐後登機啓程。

離昆明西飛不久，機上燈光全滅，大家都知將已進入敵人佔領的邯鄲，同時不久即將飛近世界最高山脈，情緒忽然緊張起來，駕駛員把餐氣袋放在王雪艇先生面前備用，

華思先生說隨行前夜間，他的汽車夫來打他的門。說睡不着，先生走了，他怎樣辦？華思把已經寫好的遺囑給他看，說萬一過不了喜馬拉雅山，他的車夫可以得到一千元美金，他的車夫說，先生死了，我要錢有何用，這個故事一說，我的心絃更爲緊張，事實上此夜間情況極爲平穩，飛行高度，只有一萬五千尺，我並未用養氣袋，而且毫不感覺任何痛苦，三位老前輩都未用養氣，也都精神飽滿，與常時無異。只有李惟果先生和溫源寧先生連吐幾次。杭立武先生睡着不動，可是並未吐。李先生和溫先生把備吐的紙袋用完，我把我椅前的紙袋，悉數奉贈，飛機過大山時，月光明亮，山頂全被雪層遮沒，未能瞻仰喜馬拉雅山的偉態，實是憾事。四小時後飛機在印度東北基場降落，大家同聲說好了，此後都沒有高山了。

此地係荒野，四邊無人家，深夜來此，機場情況極爲冷落，中航公司在車欄內備有茶水餅乾充饑，加油後，再起飛，於清早四時抵加爾各答，英大使私人秘書布倍，國際宣傳代表駱傳華，領館代表等均在此機場迎接，穿過寂靜無人的街道，車駛大飯店，經過十小時的飛行，大家都已精疲力盡，倒在牀上就入睡鄉。

（十一月十九日於加爾各答大飯店）

## 第二封信 加城景色

訪英團到加城後，按原定計劃，停留五天，再啓程西飛，最大原因是重慶無好西裝裁縫，衣料太壞，決定在加城趕製服裝，事先由英大使請購約加城第一把交椅西裝店將材料準備妥當，訪英團一到加城，即選料量身，日夜趕工，務必於四日內製妥。華思先生隨訪英團去英的第一件任務，算是完全辦到。

大家坐在王雪艇先生房間裏談天的時候，都以平安飛過希馬拉雅山，人馬無恙為幸事，王先生表示大家不要太高興，萬里長征剛剛開始，來日方長，此時大家尚不必自豪，等大家平平安安回到重慶後，他纔放心，這個紅球掛起，大家全有戒心，宴會時各人不敢亂吃，處處小心。

加城於十一月間天氣並不熱，很像重慶初夏模樣，着單衣，有時可開風扇，據久住此地者談，十一月到三月是加城最好時期，一到四月天氣轉熱，盛夏之時熱風吹面，皮乾欲裂。加城為印度第二大城，孟買比加城還要大，加城街道寬但欠清潔，後街上氣味不大好聞，街上除汽車電車外，有人力車、馬車、人力車與重慶人力車不同處，即可坐兩人，車桿部裝有銅鈴，夜間見人力車上（加城夜間街上燈火管制）美國軍人帶印度女

即並肩而坐，情話綿綿，鈴聲清脆，別有風味，所謂聖牛偶爾也看見在街上大搖大擺的走動，汽車電車即軍用卡見了亦得避讓，公園裏大樹下聖牛特多，大街上則並不常見，旅館裏走廊間地上坐滿了「渡夫」(印度叫侍應爲渡夫)，印度習慣，每個上等社會人必自備搬夫衣箱，無事時坐在主人房門外，等候喚喚，這般人一坐坐一天，真有耐心，印度女子額有紅點者原爲已婚之誌，近來印度女子未婚者亦塗紅點，以爲美觀，故看女子是否已婚，須看其額上紅點間有無一道線，如有該線，決係有夫之婦，印度電影表演。導演。攝影都很有樣，完全模仿好萊塢，電影院裏爲回教婦女特設包廂，休息時有布簾遮住，外面看不見她們，等電影開映時始將布簾拉開，中航公司梁君陪我去各地游玩，加城動物園很大，聽說各種飛禽走獸都有，怕日方轟炸時，毒蛇猴獸外出傷人，已大部遷移至鄉下，故現在動物園裏，空空如也，改作兵營，城外有景教廟，建築很像緬甸泰國宮殿形勢，並不高大，而樓角屋頂層層色色極盡工細，進廟須脫鞋，廟後花園內另有小廟，供有石獅像一尊，頭頂紅花，活似西游記內孫悟空，梁君堅稱印度人拜者天大聖，印度朋友則堅決否認，說此猴與那猴不同，印度神話裏說印度某公主貌美如花被錫蘭島野人搶去，有猴神奮勇渡海，力戰野人，將公主救回印度，因此印度人至今燒香頂拜。

南京畫球報張君現在加城中國海員訓練班供職，邀往參觀，該班設加城郊外軍事

區內，馬來亞香港緬甸陷落後數千中國海員流落於加城，與英方常有糾紛，因設訓練班，嚴加管束。我到加城時，一部已開始工作，一部去緬北在我遠征軍中服役，留班受訓者僅數百人。那時印度東部正鬧饑荒，人民餓死者無數，班中海員乃節食放賑，每日施食二次，那天下午快到放賑時間，訓練班後門口已有很多男男女女災民，扶老攜幼等領食物，坐在地下或臥在地下，而無人色骨瘦如柴，積疫方熾。一點動靜喧嘩之聲全無，看了令人心酸，而附近田野中高樓大廈盡是大地主的私邸。生活奢侈，眼看千萬同胞活餓死，毫不動心，真是心肝全豔，我同印度朋友們談及此事，很不客氣的向他們表示，民族國家的興亡不能全靠外人，一定先要靠自己，等別人送禮，天下沒有此等好事。

印度人對於中國的友誼是出於正誠的，我到加城不久，有幾位印度新聞界朋友來看我，一談就捨不得走，印度新聞記者協會會長和重要職員約我吃飯，我把中國新聞界向印度同業致意的意思轉達予他們，會長古柏達並托帶一函致蕭同茲先生，希望中印新聞界取得密切聯絡，印度報紙希望多發點中國消息，我最初以為印度人不能諒解中國的艱度，對中國很失望，事實並不如此，印度人很明瞭中國地位的困難，很明瞭國際問題的複雜，並不怪中國，經過甘地尼赫魯等領袖而一籌莫展之痛苦教訓後，印度開明之士均有深切認識：徒唱高調，沒有現實政策是無補於事的。

中國城街道狹小曲折幾不能通汽車，有西條街地區，全是華僑聚居之地，華僑多

籍，以梅縣東莞人占多數，房屋舊陋，又欠清潔，英美軍人均禁止進入該地區，加城國民黨支部設一大廈上層，地方寬大很像樣，惟書報閱覽室中中國雜誌報紙很少，由重慶航空郵寄報紙雜誌到加城，不應當有多少困難。

十一月二十四日清晨由加城遠東飯店乘車至胡格萊河乘四個發動機水上飛機去開羅，該機可載三十六乘客，分三個艙，後艙可吸煙，坐椅極舒適，能前後左右轉，像理髮店裏的大坐椅，椅子前面有小桌，前艙有廚房，戰前有廚子在飛機上燒菜，現在只有冷菜分放紙盒內，由乘客自取，紙盒內有冷肉蔬菜、麵包、牛油、點心、水果、廚房內有無數熱水瓶，內有咖啡、熱湯、茶、水、檸檬水等。後艙有廁所，午時到新德里以北之瓜里阿城在湖上降落，瓜里阿城有王宮，建築雄偉，此地產象與猛虎，下午在卡拉齊城海面降落，下榻於鐵路飯店。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於卡拉齊)

### 第三封信 波斯灣頭

卡拉齊城夜間寂靜無聲，天高氣爽涼氣襲人，自離重慶後，第一夜得通宵熟睡。早晨三時鬧鐘一響，王雲五先生準備去各房間敲門，喚醒各團員，五時許中國國防資料供應公司駐卡城代表何憲成先生即來鐵路旅館照料一切，此次何君幫忙最大，與當地官吏交涉，照行李檢查事，全由何君包辦。卡城爲入印度要道，我國人員資料由此經過者甚多而無領館人員在此照料一切，純由何君等以私人資格幫忙，我覺我國駐加爾各答總領館似可派領事一人於戰時長住卡城，於接洽方面，定可得很多便利。

卡拉齊以東，所見爲印度大平原，往西卽有崇山峻嶺，飛機飛行高度約一萬尺，過波斯灣海岸飛行，山上寸草不生，黃沙無邊，已進入沙漠地帶，海上帆船似係漁船。中途在巴爾喀什，該地人容貌已是亞拉伯人模樣，頭披白布，圍以黑巾，城之四週棕樹甚多，樹之形狀與我國棕樹相似，海風颯涼，溫源寧先生現已不但不發熱，且精神煥發，登沙灘上，來了個五十米獨跑表演，雖有點張牙舞爪，速度還不算慢。

不知不覺的我們已走進天方夜談書裏所描寫的神祕世界——亞拉伯，下午傍晚時到巴斯拉，李鐵錚公使特趕來歡迎，回來的有我駐莫斯科空軍武官徐煥昇中校，徐武官在

漢口時曾率領機羣遠征日本。威爾基來華時，彼亦陪同威爾基由莫斯科去重慶。彼現在此等機關重慶，見而後聞些最近莫斯科方面消息，他也聞重慶方面最近消息。徐武官說在莫斯科得不到中國方面新聞，重慶廣播電台聽不到，莫斯科方面中國人只好每天倫敦廣播電台所播送的中國節目，聽見這話，心裏很難受。我國目前談不上國際宣傳，連本國人在外國，要得點中國新聞還要靠外國人的宣傳機構，實在有設法補救的必要。

下機後去航空站旅館，旅館建築設備的富麗堂皇，非但全印度找不到，連上海香港的最好旅館也趕不上，冬天有熱氣，夏天有冷氣，一切設備都是最新式，應有盡有，巴斯拉為產油區，人口約一百萬人，亞拉伯人最多，尚有阿米里人，西利亞人，城市並不熱鬧，正街只有一條，一般人民甚貧苦，除油田外，此地似乎為重要出口貨，巴斯拉華僑僅有三人，華工則有數百人多來自印度新加坡緬甸，今早突罷工，李公使親往訓話，勸彼等安心工作，如公司方面有待遇不公情形，自當據理力爭，每次李公使提及，蔣主席時，全體華工立正致敬禮，遠在中東之華工，如此愛國愛領袖，聞之令人感佩不已。李公使訓話完畢後，全體華工舉手表示願意回廠工作。

巴斯拉城在伊拉克境內，湖對面即為伊明境，離伊拉克京城巴革達德乘火車約十二小時，明早飛開羅，如中途無停留，明晚可到埃及京城。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於巴斯拉)

## 第四封信 死海風光

十一月二十六日，巴斯拉至開羅，程所經過地，皆係聖經或天方夜譚所常提到的，第一站爲哈班拉雅，爲通伊朗伊拉克要道，距伊拉克京城（巴格達）僅四十英里，據李公使談，全伊朗我國僑民約二十餘，多爲茶葉專家，被伊朗政府邀請前往指導種茶製茶事業，伊拉克京城有華工六百人，伊朗夾於英蘇兩強國之間，近來對於中美兩國極表親善，伊朗伊拉克兩國菊花甚多，亦產石榴，我駐伊朗公使館（在京城德郎）花園內有菊花三百餘株。盛開時極爲美觀，全近東無中國菜館，僅土耳其京城安哥拉有中國菜館一家，廚司爲前柏林康德街之著名中國菜館天津樓之大廚司，歐戰爆發後，避難至土耳其，即在安哥拉開菜館。

伊朗報紙對於中國新聞頗注視，對於我國評論亦甚表同情，我駐伊朗使館每日抄收中央社及外交部新聞廣播，比較重要消息送伊朗報社發表，惟抄收情況並不好，有當日電台干擾。

過哈班拉亞即亞拉伯沙漠，黃沙無邊，寸草不生，西方稱爲人類文化發源地，今日只有遺跡，爲後人作者考古用，午時在死海降落，死海在沙漠中，雖因週背山，高度不及海

面，海邊有鹽田及英人經營之化學工廠，水中鹽質過多，動植物不能生存，故稱死海；據科學家稱，海水中有微生物數種而已。人浮海中可不沉，水只及胸部，此間人談，坐海水中可看報，下機後在死海旅館進午飯，旅館建築如宮殿，設備不亞於大都會飯店，此地飲水困難，須由察當運來，死海五十英里長，十五英里寬。

由死海直飛開羅，沿途仍係沙漠，離開羅約一小時進入尼羅河流域兩岸有樹木村落尼羅河爲世界大河之一與揚子江黃流齊名，途中飛過蘇彝士運河，蘇彝士運河爲歐洲通遠東之要道，其軍事交通重要性與巴拿馬運河相比，有過無不及，運河並不寬，由沙漠中穿過，從飛機往下看，見海船數隻正在運河中駛行，飛機過時，金字塔雄立城郊，房屋街道之整齊，不愧爲中東第一大都市，飛機降落於尼羅河上，河水灰黃色，頗似長江，惜水流不如長江之急，寬度亦不如長江，下機後由我駐埃及使館人員招待，驅車到開羅最大飯店，——攝伯茲飯店，飯店外面像漢口德明飯店，裏面設備裝飾帶埃及色彩。傢具和管理完全法國味道。

開羅華僑不到三十人，多開小店，賣花邊等物，在此間愛資哈爾大學讀書者有中國學生三十人，愛資哈爾大學爲世界回教最高學府，有一千〇四年的歷史，我國回教青年有二十餘人在此讀書，中有新疆人。

由開羅城市很像馬賽，上海，由中國出來第一次看見行人右靠，車輛皆靠右行駛。